

習近平訪美後的美中關係展望： 中國軍事戰略角度的解析

楊仕樂*

中國大陸國家副主席習近平於2012年2月14日起進行為期五天的訪美行程，期間會見美國總統、副總統、國防部長等美國層峰，美方也以近乎國家元首的高規格予以禮遇、接待。不過，在行禮如儀的外交互動中，許多細心的觀察家都注意到，美中之間的對話儘管氣氛溫和，但在許多關鍵的議題上卻仍是針鋒相對。美國希望中國大陸在貿易、匯率、人權、軍事透明等方面改善，隱含著圍堵或抑制中國大陸崛起的心思；中國大陸則希望美國停止對台軍售，尊重中方在許多議題上的基本底線，但仍「能而示之不能」，以鬆懈美國與世界的戒心。儘管在事後，中國大陸方面表示此行在高層交往、機制性對話、人道救援等領域「開展了良好的交流與合作」，但習近平並未能與美國達成任何重要的協議，可說是象徵意義大於實質意義，反映了美中關係的未來似乎仍佈滿荊棘。

然而，如果正就此一象徵性的意義來看，美中關係仍是處在合作大於衝突的大架構之下，特別是與過去的冷戰前期相比：當時的美蘇之間就連這樣溫和的氣氛都不存在。如今，美國儘管指責中國大陸的軍事不透明，但即使是美國自己最寬鬆的估計，中國大陸的軍費開支與所持有軍備的質與量，

都遠低於它這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所能支應。同樣的，儘管美國近期不斷宣示「重返亞洲」，並在東亞進行許多軍事的調動，但美國在同時則準備在未來十年刪減近五千億美元的軍費，推遲、刪減、甚至取消許多軍備更新與發展計畫。美中雙方的確是在走向更深入、更廣泛的合作，這種大體上緩和的關係，是由存在於兩國之間的客觀條件所促成，這也反映在中國大陸的軍事戰略之上。

「積極防禦」：僵局

中國大陸一直堅稱奉行「防禦性的國防政策」，強調「永遠不稱霸，永遠不搞軍事擴張」，並在軍事戰略上堅持「積極防禦」的信條。這些論調時常被認為是以防衛的正當名目包藏不正當的軍事野心，等於是以前攻擊進行防禦，扭曲地聲稱自己一切的攻擊都是防禦性的。然而，正如西方兵聖克勞賽維茨(Carl von Clausewitz)所說：「防禦並不是一面簡單的防盾，而是一種良好指導的防禦所構成的防盾」；「單純的抵擋打擊是與戰爭的本意相衝突，因為那使得戰爭只有一方在進行」；「就是在防禦之中，我們的子彈也在攻擊敵人」。如果認為得要全無積極、動態成分、單純消極、靜態承受打擊的軍事戰略，才算是真誠的「防禦性」，那根本無法存在。不諱言，對於中國大陸「積極防禦」的軍事戰略，若觀察其歷屆領導人的言論，或是分析相關文件與準則教條，有可能陷入其宣傳的迷霧中；對於中共軍事戰略的內容，必須從其軍事能力來考察。然而，與許多常見的觀點相反，正是從這軍事能力的面向，吾人才真的可以看出其「積極『防禦』」的軍事戰略，是所言不虛。

* 作者為南華大學國際暨大陸事務學系助理教授

那麼，究竟該如何從能力的面向瞭解中國大陸的「積極防禦」軍事戰略？重點並不在其軍事能力相對於過去提昇了多少，而在於達成任務的能力，也就是是否有達成超過「積極『防禦』」所需的能力。正因為防禦與攻擊是我中有你、你中有我，防禦不同於攻擊，仍如同克勞賽維茨所言，只在於兩個標準：一是等待，等候對手行動後再行動；另一則是目的，消極保持或積極奪取。將這兩個標準匯集到美中關係的實況，焦點就在於「維持現狀」，維持目前政治地圖上領土實質佔有的現狀。就此而言，中國大陸在近年來的確大力推動軍事現代化，軍力也比過去大有提升，但均無助於跨過這「改變現狀」所需的門檻。這不光是因為這些軍力發展都還只具雛形，而更是因為這些軍力即使發展成熟，想要予以抵銷仍只需要花費少得多的成本。攻則不足、守則有餘，「積極『防禦』」不是個政治宣傳或口號，反映的是當前軍力的僵局，這又可以從航空母艦、匿蹤戰機、與飛彈等以下三項近期最受矚目的軍力發展，來進一步說明。

一、航空母艦

以航空母艦所代表的遠洋海軍建設，一直都被認為代表了中國大陸有企圖衝破第一島鍊包圍，保衛海上航線、解決東海、台灣、南海等主權衝突。然而，這從客觀的效益角度來看並非事實。就算裝備先進且技術純熟如美國，航空母艦其實還是一個相當脆弱的武器系統，侷促的甲板限制了艦上飛機出擊的效率，大量的人員、裝備、武器、油料更擁擠同一艘船上，一旦遭到命中往往就會失去戰力甚至沈沒。航空母艦的價值，是在其他陸基飛機都無法抵達的海域提供航空戰力，但對於中國大陸而言，所涉及的主權糾紛，全都在它

陸基航空武力所能涵蓋的範圍內，航空母艦在這些場合中，其實是一個沒有必要的弱點。當然，遍及遠洋的海上航線是個例外，但航空母艦也無法解決這樣的問題。畢竟，即使中國大陸能夠藉由航空母艦獲得對敵人水面兵力的控制，也無法將這制海權延伸到海面之下。現代的科技使潛艦極其安靜而難以偵獲，可在綿長的航線上隨意挑選攻擊的時機與目標，以中國大陸海上航運之頻繁，要採取護航根本是備多力分、窒礙難行，再怎麼增加艦艇仍是杯水車薪。因為這同樣的理由，第一島鍊也早已圍不住中國大陸，其他國家的海上航線也無法免於潛艦的威脅，可說是海上的相互保證毀滅、恐怖平衡。從此可以得知，中國大陸發展航空母艦與遠洋海軍，其實並不具備改變現狀的能力。

二、匿蹤戰機

以殲二十匿蹤戰機所代表的空軍現代化建設，也一直被認為代表了中國大陸有改變現狀的軍事野心，要從「本土防空」走向「攻防兼備」的建軍方向。然而，這從客觀的效益角度來看同樣不是事實。一方面，匿蹤科技問世多年以來，早已不是不能克制的絕學，而各種反制的方針，諸如長波長超地平線雷達、多基地雷達、被動追蹤等技術，也都需要廣大的空間分散放置，這使得匿蹤戰機仍是在有這些設施支援的本土防空中才最安全。二方面，更關鍵的，沒有地面武力配合的空中武力，威力也是大打折扣。如同兩次波斯灣戰爭、科索沃戰爭、黎巴嫩戰爭、以及最近的利比亞內戰所顯示，空襲要能發揮效果，還是需要地面部隊迫使敵人集結、活動，否則針對保持疏散、掩蔽的目標，空襲往往是徒勞：美國聯合了北約多國，派出了最先進的匿蹤戰機與轟炸機，

用了兩個月的時間況且不能屈服一個小小的南斯拉夫。中國大陸地面武力的投射，正受到天然地理環境的極大阻礙，中國大陸與鄰邦之間不是海洋就是困難崎嶇的山嶺與叢林，少了地面部隊的空中武力，就像是一張沒有下顎的嘴。從此可以得知，中國大陸發展匿蹤戰機，同樣也不具備改變現狀的能力。

三、飛彈

第二砲兵的各種陸基地對地彈道飛彈與巡弋飛彈，同樣一直被認為代表了中國大陸有改變現狀的軍事野心，更被認為是中國大陸挑戰美國的「殺手鐮」武器。然而，這從客觀的效益角度來看同樣不是事實。一方面，飛彈的作用必須考慮核子嚇阻。中國大陸目前所努力發展、裝備的各式精確傳統彈頭彈道飛彈與巡弋飛彈，其實就是美蘇雙方在冷戰末期透過軍備管制所裁撤的武器：只要無法掙脫核子武器的相互保證毀滅，精確的傳統彈頭飛彈只是增加雙方陷入無人能取勝的核戰的危險，這樣的飛彈不如不要。二方面，更根本的，即使只在傳統武器的領域，各式陸基地對地彈道飛彈與巡弋飛彈，也不是可以彼此摧毀的武器。飛彈只要採取疏散部屬並加以良好的偽裝掩蔽，就很難在它發射前予以擊毀，升空之後只要飛彈的數量夠龐大，以飛彈對飛彈的攔截方式不僅成本高昂，最終也是百密一疏。於是，飛彈武力雖可擊毀敵人的大型固定軍事設施與部隊集結，以及關鍵的重大經濟設施，但卻不能阻止敵人同樣以飛彈擊毀己方的同類目標，也是形成另一種保證毀滅、恐怖平衡。易言之，如今的飛彈等於是將國家之間數百公里的範圍，都變成彼此皆無法越雷池一步的「無人地帶」，猶如一次大戰時的戰壕之間。從此可

以得知，中國大陸發展各式飛彈，仍舊不具備改變現狀的能力。

未來的觀察重點

從以上的能力層面可以看出，中國大陸現行「積極『防禦』」的軍事戰略，其實的確只能夠維持現狀、而不能改變現狀，這不僅構成了中國大陸對美國戰略的大方向，也反映出目前軍力僵局的客觀條件。此一客觀條件，亦可說是延續了1970年代以來的趨勢，這在過去導致了美蘇冷戰的和解，如今也導致美中關係的緩和，且在可預見的未來都很難發生改變。因此，日後值得吾人持續觀察的重點，將是美中雙方主觀意識上的操作：如同美蘇冷戰曾於和解後又在1980年代短暫回溫，這以國際關係中守勢現實主義的觀點來看，就是所謂的「攻勢和解」(offensive détente)，主張對抗與主張和解的利益團體交互作用下，產生了緩和中仍有對立的現象。

中國大陸近年來的軍事現代化，雖然在能力上根本不能跨越改變現狀所需的門檻，但卻能滿足其軍工複合體的利益：航空母艦、匿蹤戰機、飛彈這三者，很可能就是解放軍海軍、空軍、第二砲兵彼此支持的條件交換，盡可能合作以在部門的競爭中取得上風。軍事現代化也是經濟建設與科技發展的成果，可以宣揚國威、鼓舞民族主義熱情，是可增加政權合法性的內政活動：航空母艦是強權俱樂部的入場卷、匿蹤戰機是只有美國裝備的先進武器、飛彈則是中國大陸的獨門絕技，這不都值得中國人民驕傲嗎？

同樣的道理，在全球反恐戰爭進入尾聲之後，美國的軍工複合體也正需要新的話題素材，以在美國經濟疲弱不振的

背景下，賦予其軍費開支正當性。因此，在國防預算整體上裁減的大勢之下，美國軍工複合體仍持續進行遊說，淡化中國大陸並無改變現狀軍事能力的客觀事實，刻意塑造中國大陸軍事威脅的形象，促使美國對中國大陸的現狀政策採取過度的反制。這樣的努力倘若獲得美國國會與大眾的支持，將會給予中國大陸軍工複合體更多的動力進行相同的活動，形成彼此助長的惡性循環，使美中關係出現客觀上不必要的摩擦。

對台灣的政策建議

因應以上的主客觀因素，台灣必須保持冷靜，切莫以為美中關係惡化會對台灣有利，更不能有趁機挑撥美中的想法。台灣夾在美中兩強之間，美中關係不睦將使台灣成為美中衝突的舞台、甚至戰場，這並非台灣之福。因此，在現階段，有兩個方面值得努力。

- 一、加強與美對話。儘管未必能產生任何影響，台灣仍應嘗試盡可能透過各種正式與非正式的管道，向美國表示善意的提醒與呼籲：違逆客觀條件的主觀操作終究是不利的，那將會是投資大而收效小、事倍功半的不智之舉。1980年代的冷戰回溫使蘇聯瓦解、美國債台高築，是殷鑑不遠，如今美中可能正不知不覺地走到重蹈覆轍的邊緣。更多的軍備都不會賦予美中任何一方改變現狀的能力，且對經濟所產生的負面作用，不僅無益於中國大陸，更不利於美國。
- 二、建構可恃防衛戰力。如今的客觀條件雖使改變現狀事倍功半，但不代表保持現狀就完全不用付出成本。台灣必

須順應此一客觀條件，發展最具成本效益的軍備，以維持現狀。這樣的軍備就是可以機動疏散部屬的陸基地對地飛彈武力，這雖然不是美國願意提供的裝備，卻是台灣可以自行發展、且已有許多成果的裝備，現在最需要的是大量採購，以達成規模經濟、形成可恃的戰力。這不僅能落實長久以來所宣示「國防自主」的目標，也能使台灣在美中的夾縫中，取得一個較安全的位置。